

短篇小说

2017中国 年度作品

现代年选
在场者的选择
付秀莹——主编

刘庆邦《英哥四幕》
王祥夫《怀鱼记》
邵丽《蒋近鲁的艺术人生》
张悦然《阿拉伯婆婆纳》
乔叶《走到开封去》
鲁敏《火烧云》
甫跃辉《热雪》
弋舟《缓刑》



短篇小说

2017中国 年度作品

付秀莹
主编



现代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7中国年度作品. 短篇小说 / 付秀莹主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143-6657-0

I. ①2… II. ①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7463号

2017中国年度作品. 短篇小说

主 编: 付秀莹

组稿编辑: 庞俭克

责任编辑: 申 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字 数: 340千字 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657-0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 录

英哥四幕	刘庆邦 (1)
怀鱼记	王祥夫 (16)
蒋近鲁的艺术人生	邵 丽 (33)
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	张 楚 (46)
阿拉伯婆婆纳	张悦然 (60)
走到开封去	乔 叶 (79)
火烧云	鲁 敏 (92)
匠 人	李延青 (112)
每条河流的方向与源头	哲 贵 (127)
失 重	马小淘 (146)
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	盘 索 (164)
璀璨人生	孟小书 (176)
热 雪	甫跃辉 (203)
缓 刑	弋 舟 (215)
到直岛去	周洁茹 (228)
室 友	邱振刚 (245)
我不在那儿	王苏辛 (260)
胖大海	张 忌 (269)
泉水叮咚响	李云雷 (290)
银锭桥	叶 梅 (302)
附 录	(315)

英哥四幕

刘庆邦^①

第一幕

荒郊野外，秦香莲穿一身皂衣，左手拉着儿子英哥，右手扯着女儿冬妹，茫然四顾上场。

秦香莲唱：跋千山涉万水艰难受尽，秦香莲携子女来寻夫君。

英哥：妈，啥时候才能找到俺爹呀？

秦香莲：儿呀，来此已是汴京南关，你爹就在城里居住，眼看就要到了。

冬妹：妈，我走累了。

英哥：妈，我也走累了。

秦香莲：这……儿啊，那厢有一店房，咱暂且住下就是。

① 刘庆邦 1951年生。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北京市政协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遍地月光》等九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等五十余种。短篇小说《鞋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木》《哑炮》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遍地月光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。根据其小说《神木》改编的电影《盲井》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曾获北京市首界德艺双馨奖。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外国文字，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。

宋楼是个大村子，有三千多口人。这个村子坐落在一处偏僻洼地里，离集镇较远，离县城更远，想听一场戏不容易。可宋楼的人又喜欢听戏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只好就地取材，自发组织起一个戏班子，锣鼓打起来，弦子拉起来，自唱自听。他们在农闲时练功、排演，到了过年过节，就搭起戏台开唱。宋楼的戏班子与别的草台班子有所不同，他们一般不到外地演出，也不指望靠演戏挣钱，吃饱肚子没事干，就是凑到一起玩玩而已。别看只是玩玩，偌大一个村庄，有得玩和没得玩情况大不一样。没有戏班子之前，村里人的眼睛是寡的、空的，去没地方去，站没地方站，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。自从建了戏班子，宋楼人的精神像是一下子有了方向，觉得天不是原来的天，地不是原来的地，整个生活都有了改变。不光有正式演出的时候他们才去看去听，演员在练功和排演的时候，他们也愿意去看一看，听一听。演员集中排演的地方，原是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室，里面饲养的是牛是驴。后来全村由四个生产队合成一个生产队，这个饲养室就腾出来了，变成了人们唱戏的场所。有时这里并没有排演，但有人从家里出来，脚当家人不当家，不知不觉间就走到这里来了。

村里有个男孩叫宋景辉，最爱看练功的演员练习捏腰、劈叉和翻跟头。捏腰是这里的说法，别的地方说是下腰。所谓捏腰，是把身子向后弯，弯得头朝下，脸朝下，以双脚和双手撑地，直到把整个身子弯得像一孔拱桥，或者像一个月亮门。劈叉分竖劈横劈，都是上身挺直，把双腿贴地面劈开，劈得越直越好。宋景辉看了人家捏腰，劈叉，记在心里，回家悄悄地在自家堂屋里练习。腰是捏的，叉是劈的，捏腰和劈叉并不难，他很快就把这两样动作学会了。宋景辉最佩服的是演员翻跟头，那种跟头被称为没底子跟头。演员打过一车轱辘后，身子顺势向后腾空而起，噌地一下子，一个没底子跟头就翻了过去。接着又噌地一下子，一个没底子跟头又翻了过去。宋景辉看得眼都直了，禁不住暗暗叫好：哎呀，不得了，这才是真功夫，孙猴子也不过这样吧！叫好之后，宋景辉也想学习打车轱辘和翻跟头。双手触地，双腿朝上划一个弧，双脚落在地上站稳，就算打了一个车轱辘。打车轱辘宋景辉倒是学会了，可翻跟头就难了，一翻摔一个屁股蹲儿，怎么也翻不成。宋景辉听人说过投师学艺这个词，以前并不理解。通过翻跟头他知道了，人的身体里是藏有花样的，就看你学习不学习。如果学习，就会把身体里的花样挖出来。如果不学习呢，就只能像猪像羊一样，除了吃，什么都不会。有一

天，他向娘提出，他想去学戏。娘一听就急了，说好好上你的学，学什么戏！那年宋景辉刚上小学一年级。娘还说：你再敢提学戏，我就让你爹回来揍你！宋景辉的爹先是当兵，后来转业到工厂当工人，爹所在的工厂离宋楼远着呢，爹回来一趟不是那么容易。尽管爹一时揍不到他，他还是把学戏的念头放弃了。他不想惹娘生气。

别看宋景辉没能到戏班子里学戏，一个偶然的機會，他却被拉上戏台，演了一场戏。这年的大年初三，宋楼的戏班子就开始搭台唱戏。他们不唱梆子，不唱越调，也不唱道情、二夹弦之类，只唱曲剧。曲剧唱起来本腔本嗓，直抒胸臆，最适合唱苦戏。他们上午唱的是《卷席筒》，晚上的灯戏要唱《秦香莲》，都是让人伤心落泪的苦戏。戏台搭在家门口，只要有戏，宋景辉就去听。反正学校放了寒假，过年时爹又没回来，不去听戏干什么呢！他上午听了戏还不够，晚上又早早来到戏台前，在被称为戏台的嘴叉子那里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。灯戏开演前，一个远门的婶子从后台走出来，对宋景辉招招手，把宋景辉叫小辉，让小辉到后台来一下。这个婶子在《卷席筒》里演苍娃他嫂子，在《秦香莲》里演秦香莲，都演得很好，小辉对她甚是崇拜。婶子一招呼，小辉就跟婶子到后台去了。后台是用秫秆箔圈起来的，里面放着盛戏装的大木箱子，箔篱子上挂着马鞭子、胡子和一些满是玻璃珠子的头饰，有的演员正对着镜子化妆。婶子告诉小辉，原来演英哥的那个男孩儿，今天放炮时炸伤了脸，脸上打了胶布，不能再上台演戏，问小辉能不能补补台，替那个男孩儿演一回。小辉只在前台看戏，从没进过后台，到了后台，小辉显得有些紧张。听婶子说让他上台演戏，他更紧张了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婶子说：你不用紧张，听戏是玩儿，演戏也是玩儿。我见你场场都来听戏，你没学会吗？

小辉摇头，说没有，没学会。

不会没关系，英哥没有唱段，就几句台词，我一教你就会了。我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

俺娘说过不让我学戏。

这不算让你学戏，只是让你临时救救场。俗话说救场如救火，你娘不会不同意。你要是演得好，哪天婶子给你买一块儿糖吃。婶子把小辉交给那个演公主的闺女，说好了，让“公主”给小辉化化妆吧！

就这样，宋景辉被涂上了红脸蛋，戴上了发帽，穿上了戏装，作为秦香莲的儿子英哥，被秦香莲拉上了场。过年无事，台下听戏的人很多，除了

宋楼村的人，四外村也来了不少听戏的，人头黑压压一片，眼睛星光一样闪烁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宋景辉只在台下往台上看戏，从没有登台见过这么多人，他一下子蒙了，头也有些发晕，脚下软得像踩了云彩一样。他赶紧塌下眼皮，不敢再往台下看。在走台时，好在有秦香莲一直拉着他，他才没有摔倒，总算跟上了秦香莲的步伐。可秦香莲唱罢，该他说台词时，他却忘了。亏得秦香莲事前给他留有暗号，秦香莲使劲攥了一下他的手，他才想起来了，望着秦香莲的脸说：妈，啥时候才能找到俺爹呀！把秦香莲喊妈时，不知为何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娘，眼里突然涌满了泪水，说话的声音也带了哭腔。戏里对英哥的要求就是这么规定的，应该说宋景辉演出了应有的效果。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走累了，由冬妹先说，英哥后说。宋景辉跟着冬妹说，也没有说错。

演完戏回到家，宋景辉以为娘会骂他。娘也喜欢听戏，特别爱听《秦香莲》，娘一定会在戏台上看到他。然而娘不但没有骂他，还夸他演得不赖，比原来那个演英哥的男孩演得一点儿都不差。娘还说：你穿上戏装，我开始没认出你来，你一说话，我才知道是你。

我说我不会演，演秦香莲的婶子非要让我演。

没事儿，演戏都是演着玩儿的，穿上戏装是英哥，脱下戏装你还是娘的儿。

别看宋景辉只演过一次英哥，村里却有人以假当真，把英哥的标签贴到了宋景辉的头上，对英哥指指点点，说英哥，英哥。过罢春节开学后，有的同学不但把宋景辉叫成英哥，还把宋景辉说成是秦香莲的儿子。见宋景辉背着书包走过来，两个女同学互相咬耳朵，说快看，秦香莲的儿子来了！更有甚者，有的男同学跟宋景辉闹了意见，竟当着不少同学的面问宋景辉：知道你爹是谁吗？

宋景辉当然知道自己的爹是谁，他刚要说出爹的名字，不料那个同学说：不知道吧，我告诉你吧，你爹的名字叫陈世美！

在这里陈世美的恶名家喻户晓，谁都知道，陈世美是一个贪图富贵、忘恩负义、借刀杀人的人，是一个被铁面的包公用铜铡铡死的人，要是说谁的爹是陈世美，比骂他祖宗八辈还厉害。宋景辉一听这个男同学骂他爹是陈世美，登时就恼了，指着他的同学对骂道：你爹才是陈世美呢，你爹才是陈世美呢！

第二幕

门官知道了秦香莲的身世，设计把秦香莲和两个孩子领进了宫门，见到了陈世美。

陈世美唱：是何人大胆闯宫门？

秦香莲唱：含悲忍恨我把夫君认。

英哥、冬妹喊：爹……

陈世美怒唱：我一足踢倒贫贱人！

秦香莲被踢倒在地。

英哥、冬妹扑过去喊：妈！

秦香莲唱：你离家三载无音信，难道说父母妻子儿女不挂心？

冬妹：爹，俺爷爷、奶奶都死了，俺跟俺娘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。

英哥：你怎么不认俺哪？

秦香莲和一双儿女抱头痛哭。

戏台上的陈世美，身穿大红袍，头戴官帽，脚登粉底靴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扮演英哥的宋景辉，第一次在戏台上近距离地面对陈世美，对陈世美的印象很不好。陈世美的样子太凶了，他对陈世美有些害怕，还有些抵触。当他把陈世美喊爹时，仿佛有个声音在对他说话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爹叫宋国成，不是陈世美；你爹只是个工人，也没中什么状元。当陈世美一脚把秦香莲踢倒时，宋景辉简直有些生气，作为秦香莲的儿子英哥，他真想还给陈世美一脚。但剧情中没有这样的安排，他不能踢陈世美。虽然他的动作没能出台，但他眼中有一股怒气自然流露出来，这比原来的英哥一味示弱要好。观众也评价说，那个演英哥的小男孩演得很有灵气。

宋景辉考上中学后，不在宋楼上学了，到离宋楼二十多里外的一个镇上去上学。一个消息在宋景辉所在班里的同学之间悄悄传播，宋景辉演过戏。宋楼有戏班子，说家在宋楼的宋景辉演过戏应该不是瞎说。一个演过戏的人，肚子里装的肯定有戏。肚子里有戏，处处是戏台。肚子里有戏的人和没戏的人是不一样的。同学们经过对宋景辉的暗暗观察，发现宋景辉无论是长相、身材，还是说话、走路等，与别的同学是不大一样。一天晚上，在男生的集体宿舍里，一个同学在宿舍熄灯后突然向宋景辉发问：宋景辉，听说你

演过戏？

在黑暗里，同学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，似乎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。

宋景辉没有否认自己演过戏，却轻描淡写似的说：演着玩儿呢！

你演过什么戏？

《秦香莲》。

演的什么角色？是陈世美吗？

哪里呀，我那时还小，演的是英哥。宋景辉说了实话：原来演英哥的男孩儿放炮受了伤，临时把我拉上场，凑了个数儿。

噢，原来是这样！同学们有些失望，还有些想笑。英哥在《秦香莲》中只是一个配角，一个小小的配角，连一句唱词都没有，演英哥算什么演戏呢，没戏！

嫉妒之心人皆有之，孩子上了中学，嫉妒之心也到了中等水平。班里再有人说到宋景辉演过戏时，连宋景辉演过英哥都不愿说，只说他演过一个小孩儿，或者以贬低的口气，说他只演过被老包铡死的那个人的儿子。

在学校吃住的宋景辉，一星期回家一次。他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，星期天下午带上够一星期吃的东西，再回到学校。这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一家人在煤油灯下吃过晚饭后，娘让宋景辉替她写一封信。宋景辉问给谁写信？娘说：我还能给谁写信呢，还不是给你爹。

你不是都请别人替你写嘛，我没写过信，我不会写。

你都上中学了，难道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嘛！人上学就是为了学会写信，连封信都不会写，我供你上学干什么！

在学校里，老师的确教过同学们如何写信。老师还给同学们布置了作业，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写一封信。至于给谁写信，由自己选择。不过老师给出的建议是，最好把信写给自己的亲人。听了老师的建议，宋景辉想到的第一个亲人就是自己的爹。爹在外地工作，信是距离的产物，给爹写信才有意思。在给爹的信里，他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，写了家里的情况，说一切都好，请爹不要挂念。他说娘腌了一坛子咸鸭蛋，妹妹想吃一个，娘不让吃，说等爹过年回来时再开坛子。信的最后，他希望爹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。他还希望，有机会能到爹的工厂看一看。他给爹的信写在作业本上，老师给他的作业批的是“优”，还批了“格式正确，富有感情”。这样的信他没有给爹寄去，没寄出的信不知算不算信。给爹写信，他是以自己的口气写的。而娘让他写信，要以娘的口气写。他是他，娘是娘，他不知道这样的信怎样写。

娘大概看出了他的为难，说这有什么难的，我说啥，你写啥，就行了。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信纸，放在桌子上，说好了，开始写吧。娘说的是：小辉他爹，你身体好吧！我上次请人给你写信，都过去三个月零三天了，怎么一直没收到你的回信呢？你就那么忙吗？你心里要是还有我们娘儿几个，工作再忙，也能抽出时间给我写几句话吧。说了这几句，娘问小辉：写上了吗？

小辉塌着眼皮，说写上了。

娘接着说：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起了外心？要不是起了外心，你就不会这么狠心！宋国成，你难道变成了陈世美吗？我在你眼里成了秦香莲吗？小辉和小明成了英哥和冬妹吗？娘说着，流下了眼泪。娘吸了一下鼻子，勾起指头把眼泪擦了擦。

娘的话让小辉吃惊不小，他也差点流了眼泪。因为他演过一次英哥，对《秦香莲》这部戏的故事情节比较了解。以前他认为，戏是戏，生活是生活，戏和生活是两张皮，两者之间没什么关系。他更没有把戏台上的戏和他家里的生活联系起来看，从没想过他们家也会发生类似戏里边的事。听了娘的话，他把他们家的情况和秦香莲家的情况对比了一下，心里不由得沉重起来。秦香莲一儿一女，他们家也是他和妹妹两个孩子。英哥和冬妹的爹在外地，他们的爹也在外地。陈世美做了官就不再回家，他们的爹去年过年时就没回来，不知道今年过年时回来不回来。这些情况难道只是巧合，还是爹真的不想要他们了呢？小辉像是有些走神儿，没有把娘说的这段话往信纸上写。

娘问他停下来干什么？

小辉说：我觉得这样写不太合适，我爹看了会不高兴的。

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，我说什么，你只管往上写，我就是要刺激刺激他。你还要写上：我和两个孩子都盼望你今年春节能回来过年。你今年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去厂里找你，看你到底还认不认我们。

小辉皱着眉头，还是把娘的话写上了。

信的最后，娘说：小辉大了，会写信了，这封信就是让我让咱儿小辉给你写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用请别人给你写信了。

这个我不写！这一次小辉态度很坚决。

为什么？

小辉没说为什么，只说不想写。

娘不识字，连一个字都不会写。娘会扎花子、描云子，干起别的活儿来手巧得很，就是不会写字。有些话小辉不想写，娘总不能拿着他的手让他

写。就算拿住了他的手，但娘心里没有字，手上也没有字，就算拿住他的手也是白搭。这一次娘做出了让步，说他实在不想写就算了。娘把小辉写好的字拿走了。

这一次爹回信回得比较快，一去一回，还不到两个星期。娘收到爹的回信，没等到小辉星期天回家，就先请别人把信念了。等星期天小辉一回到家，娘就把爹的回信拿给他看。小辉说，老师说过，不要看别人的信。娘骂了小辉的娘一句，说我又不是别人。小辉把爹的回信看了一遍，没有把信念出声来。小辉的眼睛看着信上的字，娘的眼睛看着小辉的脸。信的大意是，不要看了一两个戏就当真，就胡思乱想。戏都是一些文人闲着没事瞎编出来的，什么这个那个，不要对号入座，自寻烦恼。爹表示，他今年一定会回家过年。

小辉看完了信，娘让他念一遍。信的内容小辉估计娘已经请别人念过了，说：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嘛！

娘脸上红了一下说：再念一遍也不多呀，念吧，念慢点儿。

小辉只得把爹的信又念了一遍。

娘说：你看看，让你写信，你爹这么快就回信了，你爹是不是认出是你写的字呢？

小辉说，他也不知道。

第三幕

韩琪追到一座庙里，手举钢刀要杀秦香莲，唱的意思是：驸马要验刀上血，没有凭证我回去没法向驸马交代。

秦香莲唱：要杀你把我一人杀死，

留下我一双儿女逃性命。

英哥和冬妹上前抱住韩琪的双腿，哭喊：军爷，你别杀俺了，俺再也不敢去找俺爹啦！

韩琪无奈自刎而死，轰然倒地。

秦香莲：哎呀，不好！（跪行扑尸），表示要去包大人面前把冤鸣。

在演杀庙这场戏时，扮演英哥的宋景辉见韩琪手中的钢刀明晃晃的，老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他的确有些害怕，吓得手都抖了。演秦香莲的婶子大概

觉出了他在发抖，使劲把他的手攥了两下，他的手才不抖了。韩琪在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，为了保住秦香莲和英哥、冬妹的命，用钢刀抹了自己的脖子。韩琪舍己为人的壮举也的确让宋景辉为之感动。感动之余，宋景辉也有不明白的地方，韩琪自杀倒地，脖子里怎么一点儿血都没流呢，就算杀死一只鸡，也要流不少血呢！宋景辉想起来了，戏都是演出来的，哪能真的流血死人呢，要是演一场戏死一个人，那得死多少人哪！

宋景辉高中毕业后，他爹宋国成提前退休，让他顶替爹的职位，到城里的工厂参加了工作。一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，那个曾饰演过秦香莲的婶子给宋景辉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宋楼本村的，叫杨文娥。据婶子介绍，杨文娥还是宋景辉的小学同学。可宋景辉对杨文娥没留下什么印象，想不起杨文娥长什么样儿。及至两个人在“秦香莲”安排的地方见了面，杨文娥眼睛亮亮的，脸上红红的，一直在嘻嘻笑。宋景辉问杨文娥笑什么？杨文娥说，她想起了宋景辉演英哥的样子。

穿了一身工人制服的宋景辉架子有些端，他说嘿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
你说是过去的事，我怎么觉得像在眼前一样呢！看过那么多人演英哥，数你演得最好了，最让人难忘。

宋景辉还是说嘿，那是他第一次演戏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演下来的。

杨文娥说：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，你有点儿紧张，才演得跟真的一样。

二人结婚后，杨文娥不把宋景辉叫景辉，也不把宋景辉叫小辉，喜欢把宋景辉叫英哥。特别是只有他们小两口在一起的时候，杨文娥老是他英哥，英哥。宋景辉说：你不要叫我英哥。

杨文娥撒娇撒了一床，说不嘛，人家就喜欢你英哥嘛，英哥，英哥，我的亲不溜溜的亲哥哥。

把他宋景辉的名字叫成戏中人的名字，这叫什么事呢！可既然成了他妻子的杨文娥喜欢这么叫，那就随她去吧。

老包铡了陈世美之后，不知英哥后来的命运如何。宋景辉的命运却相当不错。因他的文化水平比较高，又爱钻研技术，进厂时间不久就当上了技术员。过了一两年，他被提拔到厂里的生产科，当上了副科长。副科长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小官，比中状元和当驸马差十万八千里都不止。然而，就是因为他脱掉了工装，换上了干部服；从车间里出来，走进了楼上的办公室，使他的感情生活遇到了一场考验。起因是厂团委有一位女性副书记，名字的后

两个字和宋景辉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也叫景辉，只不过宋景辉姓宋，团委副书记姓张。这里称呼一个人，一般会省略姓氏，直呼其名。两个人都在场时，一有人叫景辉，一开始他们两个都答应，场面有些尴尬。后来他们都不答应，这景辉看那景辉，看到底叫谁。看来去，男景辉和女景辉就熟悉了，男景辉问女景辉：你的名字怎么和我的名字一样呢？

女景辉说：我正要问你呢，我的问题跟你的问题一样。

男景辉说：你的名字怎么有些男性化呢？

女景辉说：不对吧，是你的名字怎么有些女性化呢？

听女景辉说他的名字有些女性化，男景辉的脸不由得红了一下，连眼皮都红了。

女景辉注意到了男景辉羞涩的表情，说：我发现你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啊！

是吗，我哪里有什么内心世界，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！

张景辉住在厂里的女工宿舍里，她还没有结婚，连对象都没有。宋景辉虽说结了婚，并有了孩子，因妻子在老家农村，他也只能一个人住在男工宿舍里。两个人在同一座办公楼里上班，在同一个食堂吃饭，还在同一个团支部参加活动，见面的机会是很多的。相同的名字如一根线，把他们牵到了一起。在业余时间，他们相约看了两场电影，两只火辣辣的手就在暗影中互相握住了。手是人身体上的把子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般都是从把子的接触开始的，抓到了把子，离整个身体的接触就不远了。加上张景辉风华正茂、激情四射，谁能抵挡住青春的魅力呢！随着二人的关系不断加深，张景辉感叹：怪不得咱俩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原来咱俩是一个人啊！

在宋景辉陷入温柔旋涡不可自拔的情况下，他先是过年不再回家，跟张景辉在厂里过年，接着给杨文娥写了一封信，试探性地提出了跟杨文娥离婚。写这封信时，宋景辉犹豫过，内心有过冲突。因为他不可避免地想到了自己演过的英哥，继而想到了秦香莲和陈世美。他要是提出和杨文娥离婚，杨文娥会不会像秦香莲一样，带着孩子到厂里来找他呢？倘若杨文娥到厂里找他说理，他和张景辉的私情就会暴露，厂领导就会出面干预，说不定还要处分他，那就不好了。还有，宋楼的人要是知道了他提出和杨文娥离婚，有一句话一定会说出来，那就是说他变成了陈世美。在他们老家，陈世美的臭名家喻户晓，要是把谁说成是陈世美，名誉上跟挨了铡刀差不多，很难再翻过身来。可是，宋景辉犹豫再三，冲突再四，还是把离婚的意思委婉地向杨文娥提了出来。没办法，这一切都是因为张景辉太好了，不管从哪方

面的条件讲，张景辉都比杨文娥高出许多，他实在太想长期和张景辉在一起了。

也是因为遇到了张景辉，促使宋景辉站在陈世美的立场上，对陈世美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一番重新认识和理解。他觉得陈世美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可以理解的。试想想，天底下的男人，哪个不想娶皇姑呢，哪个不想当驸马呢！看来，陈世美的心思，是天下所有男人的心思，如果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美女，谁都愿意当一回陈世美。

家里人收到信，杨文娥倒没有带着孩子到厂里来，匆匆赶来的是宋景辉的爹宋国成。爹一见到宋景辉，就关起门来问他：怎么，你这孩子，难道要当陈世美吗？

宋景辉冷笑了一下，不予回答。他对爹这样的问话很是不悦。

爹说：你小子不要不服气，你要是当了陈世美，老家的人就会看不起你。不光看不起你，连我和你娘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。

宋景辉把嘴撇了撇说：你们动不动就拿陈世美说事儿，其实你们并不了解陈世美。据我了解，陈世美在历史上真有其人，而且是一个好官。就因为他是一个好官，难免得罪一些坏人。那些人就编了一个戏编派他，往他身上泼脏水。

我不管是不是真有陈世美这个人，我只知道戏中的陈世美。戏是扎翅膀的，一扎上翅膀到处飞，影响就大了。反正全国人民都知道陈世美是一个忘恩负义、借刀杀人的坏家伙，一旦被说成是陈世美，就得名誉扫地。说到这里，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过，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。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人还是要守住自己，不能放纵自己。爹接着对宋景辉讲了他年轻时的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是宋景辉没有想到的。爹说他在厂里工作的时候，也遇到过一个女工友，那个女工友很好，对他也很好，他曾经动过心，想和宋景辉的娘离婚，和那个女的结婚。后来收到了家里的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了秦香莲、陈世美。他一看信的字体，就知道是宋景辉替娘写的。信让他猛醒，并最终战胜了自己。爹希望宋景辉也能战胜自己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不能把自己的妻子变成秦香莲，也不要把自己的儿子变成英哥。村里人都知道宋景辉是演过英哥的人，最理解英哥幼小的心灵所受到的伤害。你现在有了儿子，你的儿子又是那么可爱，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儿子呢！

第四幕

秦香莲手拉英哥和冬妹上堂，面见包拯，唱得悲悲切切，意思是终于见到包青天了，请包青天一定为她做主啊！

包拯面露难色，唱了一大段，意思是：说什么青天不青天，你这官司问着太难了。宋王爷干预此案，要赦免陈世美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看这样吧，补偿给你三百两银子，回去继续种你的田，供两个孩子把书念。光念书不要再做官，做官容易生变。你看，你丈夫若不是把官做，你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

听了包拯的唱，秦香莲很是失望，她埋怨包拯，说什么你是包铁面，看起来官官相卫有牵连。秦香莲愤怒地退回了三百两纹银，说就是屈死，她再也不喊冤了。埋怨之后，她带着两个孩子就要下堂而去。

包拯把秦香莲母子喊回，一腔热血往上翻，他摘下头上的乌纱帽，托在手里，拼上自己的官不做，还是下令铡死了犯官陈世美。

宋景辉没有和杨文娥离婚，当然也没能和张景辉结婚。张景辉的爸爸在总厂的办公室当主任，他知道了女儿和宋景辉的恋情之后，批评了女儿，把女儿调到另一个厂的宣传科去了。

时间改变一切，塑造一切。一转眼，当年的“英哥”到了退休年龄。又一转眼，“英哥”儿子也长大了，并娶妻生子。“英哥”儿子的名字是“英哥”的爹宋国成给起的，叫宋阳。

宋阳没有走爷爷和爹的老路，没有到工厂去当工人，或去当干部，而是自己办起了工厂，并当上了厂里的老板。宋老板的钱越挣越多，他不必把钱缠在腰里，谁都不知道他的腰有多粗。他在城里买了房子，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城里去住。他买了一辆豪华小轿车，把轿车的四个轮子变成了自己的两条腿，日跑到这儿，日跑到那儿，那是自由自在得很。他还直接把车开回老家去了，把他爹宋景辉拉到城里新开的皇庭洗浴中心去享受。那次享受，又是汗蒸，又是打芦荟，又是捏脚，又是捏头，又是剪鼻毛，又是掏耳朵，让演过英哥的宋景辉觉得很享受。一方面他觉得儿子为他花钱太多了，他心疼那些钱。洗完了澡，服务生拿出一条红色的新裤衩让他换上。他穿来的旧

裤衩，本来不想换，可儿子说，换上吧，这是意大利进口的，名牌，穿上舒服。他穿上才知道，光这一条裤衩就二百多块。乖乖，裤衩子穿在里边又看不见，要这么贵的裤衩子干什么！他欲把裤衩子脱下还给服务生。服务生说，穿上了就等于用过了，用过了就不是处女了，不是处女谁还要呢！宋景辉正要跟服务生讲理，儿子说算了，穿着吧，钱就是为人服务的，不花它是钱，花它就是处女。另一方面，宋景辉有些替儿子担心，担心儿子会在男女关系方面出问题。想当年，他手里没什么钱，还差点儿当了陈世美。现在儿子的钱多得像孙猴子身上的猴毛一样，随便揪下一撮，吹一口气，就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儿子的钱既然能买别的东西，谁能保证他不去买一个皇姑一样的女人呢，谁能保证他不重蹈陈世美的覆辙呢！

宋景辉的担心还没说出来，宋阳已经跟他的助理小黄好上了。他给小黄另买了一套房子，小黄成了他的外室。他以工作忙和出差为由，时常秘密到小黄那里去住。这样一来，小黄在办公室是他的助理，在床上仍是他的助理。就生活水平而言，恐怕比驸马和皇姑也不差吧。不料小黄怀上了宋阳的孩子，小黄不愿意流产，想为宋阳把孩子生下来。宋阳和他老婆已生了一男一女，她为宋阳再生一个也不算多吧。宋阳为了给小黄一个名分，也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名分，就提出了和老婆离婚。老婆一听就炸了锅，嚷着要喝药，要上吊，要跳楼，坚决不同意和宋阳离婚。见以死要挟不住宋阳，她就打电话把公爹宋景辉搬了出来。

对于儿子出这样的事，宋景辉一点儿都不觉得惊奇，年轻人嘛，谁能不犯一点儿错误呢！特别是儿子有那么多钱，钱是好东西，也是坏东西，一点儿不注意，钱就会变成魔鬼。他想起当年娘让他给爹写信，提到了陈世美，使爹回心转意，没有跟娘离婚。他还想起自己的婚姻遇到危机时，是爹回过头拿陈世美当反面教材，做他的工作，使他和张景辉断绝了关系。从爹和他两代人所经历的事情看，《秦香莲》这部戏像是一个法宝，一使用这个法宝，就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。他相信，到了他儿子这一代，这个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法宝仍然可以沿用。于是他到厂里找到宋阳，问宋阳知道秦香莲这个人吗？

宋阳正拖着鼠标，翻看电脑上的一些表格，说不知道。

那你总该知道陈世美吧？

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，是哪庄的？做什么生意的？

宋阳的回答让宋景辉深感意外，不管什么法宝再好，儿子不了解法宝的